

DISCOURSE STUDIES FORUM

话语研究论丛

第一辑 · 2015 ·

田海龙◎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Discourse Studies Forum

话语研究论丛

第一辑 (2015)

田海龙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研究论丛. 第1辑, 2015 / 田海龙主编. 一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310-05030-7

I. ①话… II. ①田… III. ①话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61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60×185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197 千字

定价: 3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话语研究论丛》编委会

顾问:

陈光磊 (复旦大学)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

张迈曾 (南开大学)

Paul Chilton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姜望琪 (北京大学)

Ruth Wodak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主任: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

委员:

曹 青 (英国杜伦大学)

丁建新 (中山大学)

杜金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苗兴伟 (北京师范大学)

钱毓芳 (浙江传媒学院)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晋军 (云南大学)

王永祥 (南京师范大学)

武建国 (华南理工大学)

赵彦春 (天津外国语大学)

张 青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陈新仁 (南京大学)

窦卫霖 (华东师范大学)

李 艺 (南开大学)

潘 红 (福州大学)

施 旭 (浙江大学)

吴宗杰 (浙江大学)

王 玮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吴东英 (香港理工大学)

尤泽顺 (福建师范大学)

张 辉 (南京师范大学)

祝克懿 (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转述言语研究的多维视角·····	/ 辛斌 高小丽	1
法律与执法者的权威——执法语境下警察对法律和自我权威的建构·····	/ 李艺	25
象征和权力——哈葛德小说 <i>She</i> 的性别话语关键词分析·····	/ 潘红	38
政府新闻发言人形象的话语建构——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 赵芃 张穆瑶	49
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 ——《人民日报》与《海峡时报》新闻标题对比分析·····	/ 尤泽顺	60
教师评语与师生关系的构建·····	/ 陈文革	73
Issu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Chilton·····	/ 武建国 钟红	87
公共话语·公民社会·国际关系——中国话语研究会成立大会 暨第五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李曙光 周萍	103
《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评介·····	/ 徐涛	108
再谈《话语》·····	/ 黄璟	120
《如何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导论》述评·····	/ 韩存新 纪玉华	136
《中国话语研究》述介·····	/ 袁周敏	144
《语境中的语篇》评介·····	/ 张蕾	151

转述言语研究的多维视角*

◎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高小丽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言语转述是人类言语交际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关于言语转述的研究从传统句法转向了对转述言语的语用修辞功能的关注,研究范围也由过去的文学语篇扩展到非文学语篇,从只专注书面语篇到开始关注口语、会话等中的转述言语,先后出现了各种理论和方法。本文主要回顾和介绍关于言语转述的一些主要理论和视角。

关键词 转述言语;理论;视角

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哲学、逻辑学、修辞学、文体学和语言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言语转述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每个领域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研究目的和方法论出发去探索转述现象。本文主要回顾和介绍迄今关于言语转述研究的各种理论和视角。

1. 哲学视角

在哲学研究中,转述言语通常被叫做“引语”(quotation)。哲学领域对转述言语的思考源于弗雷格(Frege)于 1892 年发表的 On Sense and Reference (论意义和指称)一文。在这篇主要探讨意义与指称问题的文章中他最先注意到说话人原话语和引语的不同。Recanatì (2001: 1-2) 认为,转述言语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一般试图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 通讯作者:辛斌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210097)宁海路 122 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子邮件:xinb5906@yahoo.com.cn

(1) 什么是引语的指称? 它只是一个语言表达? 或者仅是一个载体? 它是一种类型 (type) 还是一种标记 (token)? 有没有可能既转述其内容, 同时也保留其形式?

(2) 在引语中, 什么在指称? 是引语本身在指称? 还是引号在指称?

(3) 到底什么在充当引语的角色? 它仅是一种描述 (description), 还是一种指示 (demonstrative)?

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 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引语理论: 同一论 (Frege, 1892; Washington, 1992)、专名论 (Tarski, 1956; Quine, 1940)、描述论 (Geach, 1950)、指示论 (Davidson, 1979; Cappelen and Lepore, 1997)、展示论 (Clark and Gerrig, 1990; Recanati, 2001)、明示论 (Saka, 1998)、去引用论 (Richard, 1986) 等等。

同一论 (the identity theory) 最早由弗雷格提出, 他在《论意义和指称》这篇文章中指出: “如果词语被以通常的方式使用, 人们所想谈论的是其指称。然而人们有时也希望谈论词语本身或者其意义。例如, 当引用另一个人的话语时便是如此。这时说者自己的话语首先标示另一说者的话语, 而只有前者的话语才具有其通常的指称意义, 从而我们就有了符号的符号。在书写中, 这样的词语被打上引号。因此, 处于引号之间的词语不可被认为具有其通常的指称意义。” (Frege, 1892: 144) 这段话道出了同一论的中心思想, 那就是 “在引语中, 词语被用于提及它们自身” (Washington, 1992: 583)。也就是说, 引语由起标示作用的引号和有 “提及” (mention) 功能的语言表达式构成, 当一个词语被放入引号内, 就都具有了提及功能, 引语的指称与被引用的表达式本身同一, 被引用的表达式提及自身。“无论其通常的句法功能是什么, 被引用的材料充当一个单一词的功能; 无论其通常的语义功能是什么, 被引用的材料在那种语境中指称自己。” (Garcia-Carpintero, 2005: 97) 由此看来, 引号所起的作用只是标记, 表明引号内的语言表达式只是被提及, 而没有通常被 “使用” (use) 时的外延或者指称意义。这里所说的 “提及” 和 “使用” 两个概念涉及引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区分。所谓 “使用” 是指使用词语指称或者谈论语言外的现实中的人或事物; 所谓 “提及” 则指词语的反身用法, 即一个词语被用来指称它自己。例如: 1) He hates Mary. 2) He hates “Mary”. (1) 说的是 “他” 恨玛丽这个人, (2) 说的是 “他” 恨 “Mary” 这个词或名字。

专名论 (the proper name theory) 源自 Tarski (1933) 和 Quine (1940)。专名论认为, 引语是其所指的名称, 执行指称功能的是整个引语, “加引号的名称可以被视为类似于一种语言的单个词……这些名称的各个构成成分充当的功能就像单个词中的字母和相邻字母的组合。因而它们不可能具有独立意义” (Tarski, 1933: 159)。Quine (1940: 26)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从逻辑分析的角度, 每一引语整体上都必须被视为一个单一的词或符号,

其各组成部分只不过相当于衬线或者音节……整体的意义不依赖于其各构成词语的意义。”专名论认为，引语中执行指称功能的是整个引语，它以专名的形式指，但是究竟指什么，专名论却难以回答。

描述论 (the description theory) 是 Geach (1950) 在专名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保证“表达式的被引用系列总是被引用表达式的系列”。描述论在保留引语是专名的基本思想，增加了“基本单元” (basic units) 这一概念。Geach 认为，任何语言都有一组基本单元，比如字母、单词等，既可以逐字母地描述词，也可以是逐字描述被引用的词语。描述论处理的是一个有限的基本单元集，因而引语就具有了潜在的产出性，但由于描述论基于专名论，所以也无法克服专名论的所有缺陷。

指示论 (the demonstrative theory) 源自 Davidson (1979)。他是在批评专名论和描述论的基础上提出引语指示论。指示论有三个基本要点：1) 引号有指示或索引 (indexical) 功能，用以指称引号内表达式的形状 (shape)，因此引号是“其例示在这儿的表达式”；2) 引号内的表达式不指称任何东西；3) 引号可以被改成文字，将引号内的东西从句中移开，因为引号内的东西不发挥语义功能。(见王爱华，2007：3) 指示论被认为是 20 世纪语言哲学最有创见的理论，但它的问世也引来无数的争议。

展示论 (the demonstration theory) 由 Clark 和 Gerrig (1990) 提出，他们认为引语的作用在于展示：“引语是一种展示，就像你展示网球的发球、朋友的跛行或者钟摆的摆动，你也可以展示一个人在说话时的作为。”(Clark and Gerrig, 1990: 764)。另外，他们还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实施言语行为：指示 (indicating/pointing)、描述 (describing) 和展示 (demonstrating)。指示是指出事物的所在，其主要功能是标示 (designate) 事物；描述必须使用语言，侧重思想内容的表达；而展示不一定通过语言，其作用是能够“使他人体验所描绘的对象”(同上：765)。请看下面的例子：

(4) a. She said, “well I’d like to buy that suit.”

b. She told him that she wanted to buy the suit.

(Clark and Gerrig, 1990: 764)

前一个例子的说话者是在向受话人展示顾客在向店员说话时究竟是怎样做的，而后一个例子则只是描述顾客的行为和所说的话。在 Clark 和 Gerrig 看来，直接言语是一种展示，而间接言语仅是一种描写。另外，自由间接言语也是一种展示，只是这种形式采用的是当下说话者或引用者的角度而不是被引用者的角度。此外，他们还把 Recanati 定义的开放类引语称作“合成式引语” (incorporated quotation)，认为这也是一种展示，但展示的同时又被“使用”于包含它们的话语中，也就是说，它们既展示又描述。

明示论 (the ostension theory) 是 Saka 根据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提出的，他

将自己的理论称作“消除歧义的明示论”(the disambiguated ostension theory)。根据他的理论,引号表示说话人所明示的不是词语正常的外延(denotation),而是其他特征,至于是什么特征取决于语境上下文。Saka 把这叫做 Q (quotation) 原则(Principle Q)。Saka (1998: 126) 把这一思想用“使用”和“提及”的形式表述如下:

(use) 说话者 S 使用一个词句 X 当且仅当

(i) S 展示 X 的一个标记;

(ii) S 由此明示了与 X 相关联的多项特征(包括其外延);

(iii) S 打算把听者的思想指向 X 的外延。

(mention) 说话者 S 提及一个词句 X 当且仅当

(i) S 展示 X 的一个标记;

(ii) S 由此明示了与 X 相关联的多项特征;

(iii) S 打算把听者的思想指向 X 的除外延之外的某种其他特征。

Saka 认为,在使用间接言语时,说话者意图让听话者关注引语的所指或其要表达的内容,而在直接言语上,说话者的目的是让听话者注意除引语自身及其表达内容背后的其他相关特征,至于要关注哪方面的特征则要从语境上下文来判断。最后, Saka 认为,“使用和提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不同但却相互蕴含”(同上: 131)。

由于指称论过于复杂, Richard (1986) 提出了相对简单的去引用论(the disquotational theory)。他的理论有一个“理查德去引用图式”(Richard's Disquotational Schema), 简称 DQR (DQR: 对任意表达式 E, 左引号(lq) 加上表达式 e 再加上右引号(rq), 指称 e) (Richard, 1986: 397)。根据去引用论, 引语的语义值就是引号内的表达式。引语不是专名、描述语或指示语, 而是能将一个表达式变为论元(argument) 并给其赋值的功能算子(functions)。去引用论可能是最简单、自然的引语理论, 其 DQR 图式简单, 不需要我们对句子表层结构作复杂假设, 这显然是对指示论的改进或批判。

虽然以上 7 种哲学引语观对引语的“什么在指”“如何指”和“指什么”三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但是仍然没有一种引语观能全面合理地解释实际发生的语言现象, 原因在于这些研究仍然徘徊在引语的结构本身, 忽视了其与引语使用者和转述语境的联系, 因此无法揭示引语运作的本真。

2. 词汇语法视角

语法学家历来关注各种转述言语的形式变化, 重视对这些变化做出词汇句法上的描述。Quirk 等人(1985: 1020) 认为, 一个较完整的转述一般应包括两部分: 转述句(reporting clause) 和被转述句(reported clause)。转述句除了起引导转述句的作用, 它还可以指明

说话者和言语或写作交际行为 (Caroline said; Caroline wrote)、指称听话者或受话人 (Caroline told us)、表明说话方式 (Caroline said hesitantly) 和行使这些言语行为的环境因素 (Caroline replied; Caroline explained; Caroline said while washing her hair) 的作用; 被转述句指所转述的言语自身, 以直接言语 (direct speech) 或间接言语 (indirect speech) 形式出现。在 Quirk 看来, 言语转述其实只有直接言语和间接言语两种模式, 而自由直接言语 (free direct speech) 和自由间接言语 (free indirect speech) 属于次类别, 也就是说, 自由间接言语本质上属于间接言语, 自由直接言语则属于直接言语 (见 Quirk, 1985: 1032)。

Quirk 等人 (1985: 1026-1032) 重点研究了间接言语, 从四个方面描述了英语中的由直接言语转化成间接言语的句法特征:

a) 时态的“后移”(backshift): 直接言语转成间接言语后, 时态要从“现在”变成“过去”:

DIRECT SPEECH BACKSHIFT IN INDIRECT SPEECH

- | | | |
|-----------------------|------------------------|--|
| (i) present | → past | |
| (ii) past | → past or past perfect | |
| (iii) present perfect | } → past perfect | |
| (iv) past perfect | | |

(Quirk et al, 1985: 1026)

b) 其他“变化”(changes): 包括人称变化 (pronoun shift), 即从第一人称 (1st pronoun) 和第二人称 (2nd pronoun) 转成第三人称 (3rd pronoun) 和名词; 时间变化, 如 yesterday—the day before yesterday/last Monday/June 10, now—then, next Monday—last Monday/Monday two weeks ago; 地点变化, 如 here—there/there—here; 还有一些单复数之间的指示词 (demonstrative) 的变化, 如 these—that/those。

c) 间接言语的句型变化: 英语有四种间接言语句子形式, 即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Quirk 等人指出这四种句子转成间接言语的句法特征:

- | | |
|-----------------------|--|
| INDIRECT STATEMENT: | that-clause |
| INDIRECT QUESTION: | dependent <i>wh</i> -clause |
| INDIRECT EXCLAMATION: | dependent <i>wh</i> -clause |
| | <i>that</i> -clause |
| INDIRECT DIRECTIVE: | <i>to</i> -infinitive clause (without subject) |

(Quirk et al, 1985: 1029)

d) 虚拟语气 (subjective) 和情态动词 (auxiliaries)。

对于愿望型虚拟语气 (optative subjunctive), 一般用 *may* 或 *might*, 请看下面的例子:

(5) a. God bless American! she said.

b. →She expressed the wish that God *might* bless America.

授意型虚拟语气 (mandative subjunctive) 句子的时态不需要后移, 如:

(6) a. "We insisted that he leave at once," she said.

b. →She said that they (had) insisted that he leave at once.

其他的过去虚拟语气和假设虚拟语气都要后移到过去完成时, 请看下面的例子:

(7) a. "If he were here, he would vote for the motion," she said.

b. →She said that if he had been there, he would have voted for the motion.

(8) a. "If she stayed another day, he would drive her home," he said.

b. →He told me the following week that if she had stayed another day, he would have driven her home.

对于情态动词也是如此, 如果句子是现在时态, 也要相应地把时态后移, 变成过去式形式, 如下例:

(9) a. "You *may* be abl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he told her.

b. →He told her that she *might* be abl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10) a. "I *won't* pay another penny," I said.

b. →I said that I *wouldn't* pay another penny.

但是, 若直接言语中的情态动词已经是过去式形式, 那么转化成间接言语后就不需要再进行时态的后移:

(11) a. "You *shouldn't* smoke in the bedroom," he told them.

b. →He told them that they *shouldn't* smoke in the bedroom.

(12) a. "I *could* speak Spanish when I was young," I said.

b. →I said that I *could* speak Spanish when I was young.

(Quirk et al, 1985: 1031)

在以上这些例子中, 情态动词仍然保持原来的过去式形式。

Dixon (2005) 研究了用以引导补语小句 (complement clause) 的动词形式。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动词, 用来引导直接言语, 以转述可能已经说出的话, 例如英语中的 *announce*, *tell*, *instruct*, *ask*, *mention*, *declare* 等; 这些动词都用来指称一些已发生的言语事件。“许多语言, 包括英语, 还有另外一种转述方式——‘间接言语’, 它把所转述的言语建构成‘从属小句’ (subordinate clause), 也叫作‘补语小句’ (complement clause)。” (Dixon, 2005: 36-37) Dixon 把英语中用于转述言语的从属小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形

式:

1. 由 *that* 引导的从属小句, 例如:

(13) He announced [that Roosevelt had won another election]

2. 疑问句由直接言语变为间接言语, 如果是特殊疑问句, 从属小句用一个以 *wh*-开头的词来引导; 如果是一般疑问句, 则用 *if* 或 *whether* 来引导。例如:

(14) John asked [who had left the window open]

(15) Mary asked [whether/if the Saab was back yet]

3. 从属小句的主语采用名词所有格加动词的-ing 形式。例如:

(16) The office boy mentioned on Tuesday [Mary's having been late again that morning]

4. 从属小句为带有逻辑主语的动词不定式。例如:

(17) Captain Smee decided [for Mary to lead the parade]

(18) He instructed me where to put my bag.

一些学者从转换生成 (transformative-generative) 的角度探讨了言语转述。例如 Banfield (1973) 在探讨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和自由间接言语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其转换生成结构语法。Partee (1973: 410-411) 旨在考察言语转述的句法特征, 不过他主要关注的是直接言语的一种形式, 如下例:

(19) The other day Tom said to me, "My grandfather was killed with a knife by a bachelor."

在这个例子中, 直接言语并不是直接做 *say* 的宾语, 而是作为完整的句子嵌入。另外, Partee (1973) 还注意到了言语转述的“元语言” (metalinguage) 用法, 例如:

(20) "I am speaking now" is always true when spoken.

(21) "John didn't answer three of the questions" is ambiguous in my idiolect.

(22) "I talk better English than the both of youse!" shouted Charles, thereby convincing me that he didn't.

(23) When you said, "You won't be able to answer three of the questions," I guess I took it the wrong way. (Partee, 1973: 416)

在以上四个例子中, 例 (20) 和 (21) 都很少在口语中使用, 而且有些不自然, 并且它们都没有使用转述动词, 这些引号内的内容只指称自身, 属于“元语言”用法, 类似于“纯粹引语” (pure quotation) 或者“封闭式引语” (closed quotations); 而例 (22) 和 (23) 则不同, 所引用部分和其他部分一样从语义和语法上行使功能, 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它们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转述言语或者他人话语。

在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里, 转述言语被视为逻辑语义关系

的一种映射 (projection)。Halliday (1994/2000: 250-213) 把映射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语言映射”(locution), 一个小句作为措辞被另一个映射, 如 He said: It is snowing, Halliday 把这种映射描述为小句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一个起激发的作用, 一个起承继的作用, 二者地位同等, 他把这种关系称为并列关系 (parataxis); 另一种是“观点映射”(idea), 一个小句作为观点被另一个映射, 如 He said it was snowing, 一个占首要地位, 一个占次要地位, Halliday 把这种关系称为从属关系 (hypotaxis)。还有一种是“事实”(fact), 包括事例 (case)、机遇 (chance)、证明 (proof) 和需要 (need) 四个内容。如下图所示:

表 1 四种类型的映射关系 (Halliday, 1994 / 2000: 256)

Projecting process \ Taxis	Quote paratactic	Report hypotactic
	1 2	α β
Locution " verbal	wording 1 "2 She said, 'I can'	Wording represented α " β She said she could
Idea ' mental	Meaning represented 1 '2 She thought, 'I can'	Meaning α ' β She thought she could

Halliday 认为“语言映射”主要发生在词汇语法层面 (at a lexicogrammatical level), 而“观点映射”主要发生在语义层面 (at a semantic level)。不得不指出的是, 对于“语言映射”, 很多情况下作者援引别人的话时, 并不仅仅追求与原话语在形式上一致。当我们使用“直接言语”(direct)“引用”(quote)时, 意味着我们开始重新利用原来言语事件中的措辞, 这时“被映射句”(projected clause)不必完全去适应映射句(projecting clause)的情态 (mood)、指称 (reference)、语域 (register) 和口音 (dialect) 等。如下例:

(24) "Well, what about her, your London woman?" she said after they had started to eat.

(25) "Speak English," said Curran.

(26) They forget how to deal positively with life, to think and say, "I get it!"

(27) Meurig said readily: "He come with me."

(Thompson, 2000: 206-207)

以上例子中, 被映射句无需与映射句相匹配, 比如时态、语体、语气等。

对于“间接言语”(indirect speech), 进行“转述”(report)时, 我们映射的不是措辞, 而是原言语事件的意义 (meaning), 与直接言语不同, 被映射句需要和映射句很好地嵌入在一起, 比如语气要适应现有的语境和目的, 而且还必须在语域等因素上与现有情形达到一致。如下面的例子:

(28) I asked Moody if he thought other business could use Microsoft as a model.

(29) He told me to give you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以上两个例子均为间接言语，被映射句与映射句融合为一体，被映射句需要在语境、语气、时态、语态等各方面与映射句保持一致性。

还有一种是“嵌入”(embedded)，被映射句既不是言语(verbal)过程，也不是心理(mental)过程，而是“事实”(fact)。请看下面的例子(Halliday, 1994/2000: 266):

(30) that Caesar was dead was obvious to all

Carrier	process: relational	Attribute	Receiver

在这个例子中，“Caesar was dead”是一个映射，但是却没有言说或思想过程来映射它，它的地位仅仅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它的作用相当于名词“事实”的一个修饰限定语，如“the fact that Caesar was dead was obvious to all”。不管哪种情况，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是被嵌入句子中的。它没有涉及任何映射过程，因而也没有任何并列或从属关系，仅仅是作为一个事实嵌入句子中：或者作为名词“事实”的修饰限定语，或者仅以自身的名词化(nominalization)形式出现。Thompson (2000: 208)还把以上三种基本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 2 映射的基本范畴

	Locution (verbal)	Idea (mental)
Quote (paratactic)	“Haven’t seen much of you lately,” continued John Franklin.	Not I reflected that she would solve my problems for me.
Report (hypotactic)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milk fat is mostly saturated fat.	He hoped to goodness that the LA fight would called soon.
Embedded	All I wanted was an admission [[that she was there]].	Her decision [[to come back]] was to do with Bill.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Halliday 还探讨了“自由间接言语”(free indirect speech)，也有人把它描述成“介于直接和间接言语之间的中间产品”，但他认为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不恰当。请比较以下的例子：

- (31) Quoted (‘direct’) “Am I dreaming?” Jill wondered.
- (32) ‘Free indirect’ Was she dreaming, Jill wondered.
- (33) Reported (‘indirect’) Jill wondered if she was dreaming.

以上的3个例子中,第二个就是自由间接言语,它兼有直接言语和间接言语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并列结构,被映射的句子是独立的,可以保持原转述方式,但是它却不是直接言语,而是间接言语,所以人称、时间等都要发生相应改变,如“Was she dreaming”;其次,它既可以以言语过程映射,也可以以心理过程映射,包括了所有的命题内容;再次,自由间接言语的语调(intonation)似乎与直接言语的一样,并没有跟从间接言语,被映射句处于独立地位,而映射句紧跟其后作结尾。

Halliday 对转述言语阐释的独特性,在于他把转述言语看成是一种“映射”,并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范畴,如“语言映射”“思想映射”“引用”(直接言语)、“转述”(间接言语)、“事实”“嵌入”“自我映射”(self-projection)等概念,并且运用“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等来解释各种转述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样, Halliday 就很好地 把言语转述划入他的系统功能语法之中,一方面他从一个新的视角加深了转述言语的研究,具有创新性;另一方面也再一次表明了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的可验证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当然, Halliday 对转述言语的研究也有缺陷,比如脱离语境,没有对具体语境下的转述言语进行考察;对各种转述方式的区别与传统语法实际上并无不同,只不过是运用了一些新概念,有点“新瓶装旧酒”之嫌;此外,他所研究的语言是英语,对于其他语系或语种是否适应,仍待日后探讨等等。

传统的哲学和语法学对言语转述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的视角,着眼于各种转述言语之间转化时的句子结构和词汇语法形式上的变化,较少关注具体语境里的转述言语的语篇或语用功能。Volosinov (1973: 128) 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将转述言语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机械的纯粹语法模式”。他对各种形式的转述言语的讨论着眼于其语篇语用功能,将转述言语定义为“言语内的言语,话语内的话语,同时又是关于言语的言语和关于话语的话语”(同上: 115)。就是说,某句话被从它原来出现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另一语境中的话语的一部分,从而在同一句法结构中暗示不同时空概念的语境发生了相互作用。因此,他特别强调引语与转述语境或引述者话语之间动态的作用关系:“在转述引语和转述语境之间作用着高度复杂和紧张的动态关系。不考虑这些关系,要想理解任何形式的转述引语都是不可能的”(同上: 119)。接下来的文体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转述言语的语用修辞功能。

3. 文体学视角

在文体学领域,转述言语也一直是文论家所关注的对象。例如,转述言语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文学文体学开始关注文学体裁中的各种转述方式,尤其是自由直接言语(free direct speech)和自由间接言语

(free indirect speech), 如 Banfield (1973, 1982)、Leech 和 Short (1981)、申丹 (1991) 等。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 Leech 和 Short (1981: 318-351), 他们第一次从文体学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散文语体中言语和思想转述的各种类型, 把转述言语分为直接言语、间接言语、自由直接言语、自由间接言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 5 种类型。与之相对应地, 思想转述也有 5 种: 直接思想 (direct thought, DT)、间接思想 (indirect thought, IT)、自由直接思想 (free direct thought, FDT)、自由间接思想 (free indirect thought, FIT) 和思想行为的叙述性转述 (narrative report of thought acts, NRTA)。Leech 和 Short (1981) 认为, 直接言语是言语转述的“规范”模式, 而间接思想则是思想转述的“规范”模式, 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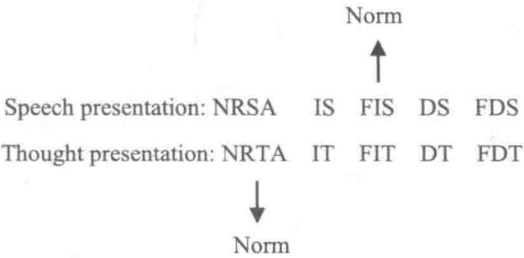


图 1 言语和思想转述模式 (Leech & Short, 1981: 344)

图 1 对五种转述方式的排列顺序也反映了叙事者介入人物话语的不同程度, 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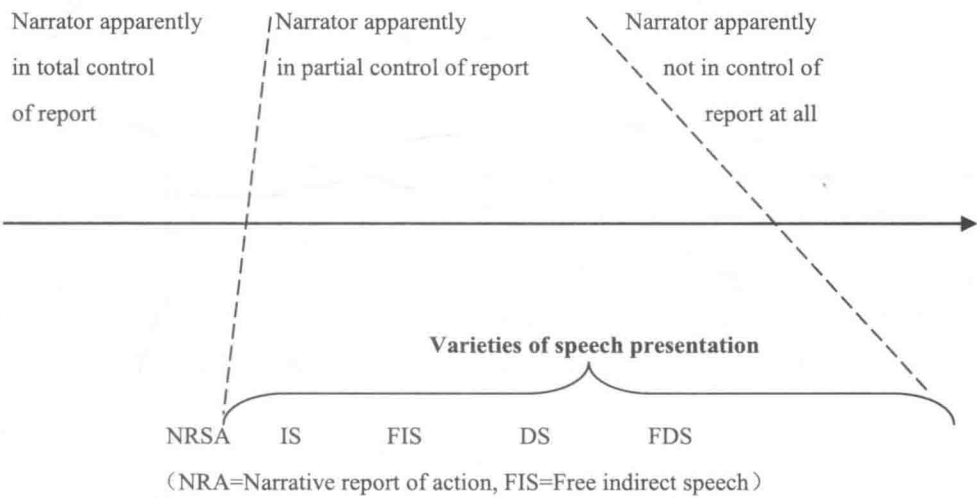


图 2 转述介入连续统 (Leech & Short, 1981: 324)

其中链条的最左端是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表现了叙述者/转述者对作品的最大程度的介入和控制,读者听到的被转述者的声音最小,而转述者的声音最大。链条的最右端是自由直接言语,表明了转述者介入的程度最低,被转述者被赋予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读者所听到的转述者声音最小,而被转述者声音最大。总之,各种转述方式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报道者或者转述者的主体意识,其中直接言语是一种常规模式,随着向左移动的幅度加大,渗透的作者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到 NRSA 达到几乎完全淹没他者声音的状态。报道者在转述他人的话语时选择哪一种或者舍弃哪一种最终取决于其立场观点和转述动机。

Leech 和 Short 对转述类型的 5 分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但对言语类型进行了区分,还对思想(思维)类型进行了细分,弥补了以往研究对思维转述的忽视。那么为何 Leech 和 Short 要关注思想转述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考察的语料为文学语篇,自然包含了大量关于故事中主人公之间的言语对白和所思所想,以期能够把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得生动、性格鲜明,这些所思所想在实际生活中本不为他人所知,然而作者却也因此拥有了“独有”的权力,可以自由进入他人的思想世界,令作品充实,人物形象更丰满。

Short (1988)、Short 等 (2002)、Semino 和 Short (2004) 不但把语料从散文文体扩展到新闻报纸文体,而且还扩展到口语语体,建立了口语语料库,考察了当今英国口语语料中的言语(speech)、书写(writing)和思维(thought)的表达类型,接着还用转述的五分模式考察了转述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见 Short 等, 2002)。他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首先采用语料库方法对言语和思维转述方式进行文体学研究,语体从最初的书面文体扩展到口语文体,从文学语篇扩展到应用语篇,并且运用该五分模式对以上各语体进行比较,深入研究了各个方面,而且语料分析技术也日益成熟。

Thompson (2000) 运用了柯林(COBULID)英语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了丰富的语篇类型或体裁。另外,有些研究,例如 Roeh 和 Nir (1990)、Slembrouck (1992)、Caldas-Coulthard (1994)、Waugh (1995) 等,已经开始专门关注非文学语篇,以考察不同体裁中的转述现象。Thomas 和 Short (1996) 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转述言语,但他们使用的语料库很小,只有 88631 个词/字,语料来源于 4 个方面:高质量的文学语篇(“high” literature)和通俗小说(popular fiction)、高质量大报(broadsheet newspapers)和小报(tabloid newspapers),后来也从其他方面发表了很多成果。其实,最早运用语料方法源于 Leech,而且正是 Leech 和 Short (1981) 率先基于真实语料对转述言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类和阐释,对 Short 和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导致了此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与传统的文体学研究相比,采用语料库方法有其一定的优势,其研究内容经常包括(见 Wynne 等, 1998: 245): 1) 发展一套 ST & WP 标注,并形成规范的标注体系; 2)